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目錄

卷之一

傳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墓記 重脩邵文莊公墓記 李予發夫婦冢
記 杭州育嬰堂記 湖南按察使題名記
岳氏銅爵記 拜石山房記 吳蓬記 知愧
齋記 呂太宂入遺像記 橫山丙舍圖記
搢峯亭圖記 蘇潭圖記 貞壽圖記 羣衣
圖記 祠山廟增建廳樓記 重脩淨慈寺大
殿記 南禪寺增建禪宇記 重脩印江菴記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卷之五

碑
新昌關帝廟碑 重脩表忠觀碑 處州葑象
山淮海先生祠堂碑 洞霄宮三賢祠碑 李
忠定公祠堂碑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
懿寶摩徐公神道碑 嘉興廣仁寺瘞骨四塔
碑

墓表
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雲南永北府知
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外祖徐二幾先生墓
表 廣州府知府顧涑園先生墓表 鴻臚
寺卿崔實馮君墓表 蘄州知州崔如王君

書後

哀誄

祭文

小峴山人文集卷一

無錫秦　瀛淩滄

重脩尊賢祠并增祀梁鴻議

尊賢祠者舊在慧山之二泉亭上始爲陸子祠又爲三賢祠蓋湛長史挺李丞相紳陸桑苧羽三人也明正德七年文莊邵公寶增祀無錫令焦千之御史錢顗先淮海先生觀尤文簡袤處士倪瓚義士張翼中書舍人王紱爲十賢堂堂成爲文以祭以爲諸賢於惠山或沒而葬或生而遊非是雖賢弗與也嘉靖末又增祀先貞靖先生旭及文莊公而慧山故有三孝祠者祀南齊華寶

薛先生劉懷允亦幷移祀焉爰易今名曰尊賢祠自後以次漸增多倍于昔即今祠內學士華務以下凡十二人是也嘉慶丁巳瀛過斯祠寢就圮謀新之會有官事不獲已未從父都轉公以書來乃鳩斯祠後裔之同志者三數人捐金庀材而都轉公在籍實督其成工旣蕆瀛議進梁伯鸞鴻以補祀典之闕議者曰子之脩斯祠也亟祀典也方文莊建十賢堂自劉宋以來落落此十數人義固有取也後人不能通知其義而踵而增焉非文莊志也如以祀者爲皆賢歟則邑之賢哲與大賢令之吏斯土者自有學官之俎豆在瀛人之則瀆不盡入

之則漏於義兩無當也瀛應之曰唯唯雖然君子之于人也善善則從長惠山之有斯祠善善之義也前之人旣已祀之而吾從而進退之微獨見撤者恐傷其後人之心且非君子忠厚之道也夫祀典之設其始未嘗不致其詳愼而及其旣弊則出於子孫崇奉之私者有之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苟非其人雖列于祀典而不能無議其後此卽人心之同然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有其舉之莫或廢是非大有背於公議因而仍之可也議者又曰三孝子之祀也華固邑人而劉薛則郡人也祀之何居瀛又應之曰唯唯無錫統于常郡者也

劉薛兩孝子又與華竝旌則祀之無害乎義也議者又曰子於斯祠旣槩仍其舊矣而獨進梁伯鸞何也伯鸞史但紀其適吳而其居無錫無確證文莊遺之而子進之亦有說乎瀛應之曰唯唯伯鸞之適吳也梅李之鄉舊稱句吳無錫非吳地耶鴻山雖皇山之譌而山有梁鴻井梁溪又舊傳以伯鸞隱居而名禮以義起則祀之可也鄉賢名宦皆有贊宗之祀惟流寓缺焉今進伯鸞與湛陸竝祀宜亦無戻乎文莊之意者也僉曰然遂具書之勒祠壁祠今距二泉亭百武許非陸子祠之舊且非十賢堂之舊矣而區區補葺竝爲是議庶後人毋更

妄有増改以貽有道者之譏焉

家廟議

余自高祖以下世爲冢嫡舊居故在縣城之興善里今遷居虹橋之南因於寢室之東築室三楹移奉高祖以下四親栗主歲時祭祀其中爲家廟或問於余曰子之作廟於寢室之東也有說乎曰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廟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爲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爲同堂異室之制余所居少隙地不克遂古制各建一室而廟在寢室之東雖同堂異室猶爲近古或又曰唐宋以來非有功德者不得立廟今世士大夫家設立祠堂無稱廟者子曰家廟得毋從古而戾

今乎余曰古者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今世但以祀
神祇之所稱廟而於家廟則稱祠夫春祭曰祠說文言
祠之云食也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
堂謂之祠堂繫祠之名而非祭之所今制京朝官自大
學士以下至三品大臣於古為上大夫建屋以祀高曾
祖考四代例得稱廟其地必在正寢之東猶古之廟制
唐宋以來非有功德不得立廟者謂城邑通衢不得特
建專廟非謂私室不得立廟稱曰家廟非僭也若謂家
廟不得稱廟則凡卿大夫以及士人家娶婦三日廟見
亦稱祠見可乎或又曰鬼神尚右廟制位次當以西為

上子循俗例上東亦有說乎曰明初行唐令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左禰右邱文莊謂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合如之蓋自宋儒程朱所言皆尚左宋子塟其妻虛東畔一位則塟亦尚左明矣徐健菴先生讀禮通考載此圖式中之左爲高祖考妣中之右爲曾祖考妣高之左爲祖考妣曾之右爲考妣四代相㒳位南向時制旣協人情亦安近時陸青來燿爲知禮者遵用之余亦不敢泥乎古以拂乎人情而已作家廟議

有庳說

有庳舊傳在永州府零陵縣其地於古爲窮崖絶徼距舜都安邑七八千里如經文所稱欲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勢有所不能且舜罪四凶其所誅流竄殛如驩兜崇山在今猶不至若零陵之荒遠推之親愛其弟之意必不如是朱子集註云未知是否蓋綦慎也閻百詩辨之極詳姜西溟鼻亭辨亦以有庳必近帝都今不可攷又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柳子厚王文成都有記要之其是否皆不敢穿鑿傅會也

蒼梧說

檀弓稱帝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司馬史記舜崩蒼梧葬則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崩蒼梧明矣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宋羅長源路史亦主鳴條之說蔡傳以爲未知孰是今考鳴條在安邑西北不聞有所謂舜陵者唐元結刺道州稱舜陵在零陵郡九疑山中郎今寧遠縣或以蒼梧爲南越地舜封十二州時初未有越至漢元鼎二年始以蒼梧爲郡戴記及史記所稱蒼梧之埜者大約通指楚粵交壤一帶而言初不屑屑屬其地也山海經亦云蒼梧山之川其中有九疑山

焉則蒼梧屬今寧遠無疑

彭蠡說

彭蠡即鄱陽古今紀載無異辭朱子疑焉蔡氏作集傳亦以爲彭蠡乃江西諸水所豬固無仰於江漢之所滙而江漢二水並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文之誤遂欲取廬江之巢湖當彭蠡此未必然也滙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于是迴凝渟蓄豬而爲澤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漭爲巨浸茫然數百里無復畔岸其滙爲澤葢以此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滙若截入爲澤則當但如他條曰至曰入何必變文曰滙邵二泉先

注寶曰江漢水漲彭蠡欝不流遂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矣非判然異派之謂也此說最明了可以證經文之不悞而彭蠡之即鄱陽無疑鄭漁仲嘗謂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朱子蔡傳疑經文因取其說畢竟從經文爲是

敷淺原說

敷淺原書經注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爲卽豫章歷陵縣傅陽山朱子以爲疑卽廬阜蔡傳引之而以爲無明文可據考德安縣之傅陽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廬阜之什一禹貢所載山水皆擧大者言之不當舍廬阜而言其細者王忠文禕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溯敷原之上躋至鄭端簡曉遂確然以敷淺原爲廬阜而夏考功允彝合注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爲證而深辨漢唐注疏之非或又謂漢志豫章郡傅陽山在歷陵傅陽川在南則敷淺原是指川非指山說

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通典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則漢歷陵舊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是亦以敷淺原屬水然據此則敷淺原亦水之細者非彭蠡震澤比又何以載入禹貢似亦未可據以爲信也

文說示兒翀武

以辭勝者非文也雖然古人之教有質焉有文焉有文無質虛車之飾麒麟之楦羊質而虎皮也若是者質貴第有其質矣而闒汶樸嗇譬諸堊髹泥埴廞木塗鼓又曷尚焉夫玉不雕璠璵不成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文之不可以已猶質之不可以少也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黼黻藻繢人之文也於爲文亦然雖然文非易言不文之病在乎不學學者何礪於古而已矣說苑曰礪所以致刃也學所以益才也法言云有刃者礲諸有玉者錯諸弗礲弗錯焉攸用諸此學

之說也多學則文賁而質益堅也余子紳武學於文有年矣其爲文也不足於文作文說

釋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

中庸禮經也孔子言周公成文武備於追王上祀其孝之至極於郊社禘嘗而其告哀公也則又言仁義而及禮之等殺禮也者本於天殺於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因之以制禮所謂聖人之道也大矣哉峻極發育道之洋洋者大而無外也大也三百三千道之優優者小而無內也亦大也道不虛行待人而行其惟至德凝道之君子乎君子者德性則尊之而問學則道之由是致乎廣大而盡乎精微極夫高明而道夫中庸溫夫新而知乎故其凝乎道者蓋敦且厚矣無它皆所以崇禮

也在上之君子知之居上不驕禮也在下之君子知之爲下不倍禮也知乎此則所以處有道無道之國蓋無所處而不當矣禮之爲用大矣哉

此說本之寶東皋先生於故君子節釋以字頗精且拈出禮字亦於中庸全部俱有體會錄存之以備一解非敢與集注異也

釋論語有婦人焉句

論語有婦人焉句釋經者如以爲太姒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易之以邑姜顧氏炎武曰亂臣十人皆身在戎行太姒邑姜必不從軍旅之事必不幷數之以足十亂之數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近人乃有謂古籀婦殷相近當是殷人之譌遂實之以膠鬲吾師賓東臯先生辯之以爲鬲舉魚鹽乃文王舉鬲以輔紂孟子列鬲於微子微仲比干箕子之後鬲實未嘗爲周臣所傳武王使叔旦庇膠鬲盟於四內頗妄尚書史記皆不載膠鬲入周事治內治外大義可通不得謂十亂中

必不當有婦人也先生平日好與傳注異而其釋此句之義如此近見湘潭周世治十亂辯則直指婦人爲殷人而實之以辛甲辛甲適周在太師疵太師彊之先史記本記載辛甲大夫歸周劉向說苑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迎之以爲公卿是辛甲適周殊有據特以辛甲充十亂之數古無明文以數千年來諸儒之說所不敢指者遽自許爲持義之精此余之所不敢安也然則婦人果何指邪余曰治外治內大義可通從傳注焉可也且亂臣句諸經凡四見唐石經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

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字襄公二十有八年仍曰武王有亂十八是古本本無臣字而子無臣母之義不必疑也若謂太姒邑姜必不當與軍旅之事則如顧氏之闕疑可也

原父既謂子無臣母之理又云古文無臣字則不成文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此亂臣盡邑姜必非文母集注引之良是又記

原缺

○論師

師道之無實久矣作論師有受業之師焉古之學者必有師孔子之喪弟子爲之服曾子子夏之門人各有師承以迄於漢師道漸微而馬融鄭元諸人皆以經學教授鄭之門尤盛惟唐人諱言師韓愈柳宗元猶不敢以師道自任張籍李翺親受業於愈而不稱弟子至宋儒興淵源授受弟之於師每終身服膺而不敢背蓋古之爲師者以德行經術道藝相切劘道至尊也而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與焉自有科舉之學家各有塾延一師以訓其子弟稍者課句讀精者講帖括師惟擇脩脯之

厚且頑者是曬而逆師之家亦直以師爲傭焉而已有鄉會試之師焉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開元禮爲座主齊衰三月五代時桑國僑爲宰相謁其座主裴司東裴不迎不送宋蘇軾爲歐陽修門下士竭誠盡敬久而弗渝明重科目轇轕糾結遂啟門戶之釁然邵寶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沒寶俎豆之人稱其賢今鄉會試之有座主卽舉主也乃重勢位而輕氣誼方舉主翕赫有勢力出其門者蜂附蟻合煦煦趄趄一旦埃滅飈逝則畔而去者有之矣至關節行而通榜之士竟以貨取此科目之敗壞更甚也有薦辟之師焉趙宣子薦韓厥厥

嘗劉宣子僕宣子曰吾舉厥也忠下宫之難卒立趙氏後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鄭宏下宏以舉將故蹋蹐不寧韓愈嘗佐董晉幕晉子溪負罪沒愈贈溪女壻陸暢詩云我爲門下士力薄蝸與蚊古人於所薦舉之人如此今薦舉之人既不必賢而於所薦舉之人亦非必有知已之感葢以勢合卽以勢離者常也其比諸鄉會試之師尤不足言也夫以余論之通其業成就其道德之謂師師長也範也其人而果足爲吾之師歟卽不必師而吾師之其人而不足爲吾之師歟卽號稱爲師而實非師師者其名所以師者其實人將務其名乎抑將務其

實乎吾恠夫世之存其名而毀其實也

。論行述體例

名公卿大夫之歿作行狀以述生平事蹟上之史館謂之公狀類由他人所撰狀首先列所狀者之曾祖祖考名諱其例巳古今人於父母之歿人不論顯晦位不論高卑其子孫率自具其先人行事以乞銘於人又以子孫不得自稱祖父名諱於文後托他人之名系之曰某人塡諱此例不知始自何人而今文章家明於義法者亦用之先考歿余竊用其例於先代世系名號並詳述之而從先考之所稱或者病焉曰文家體例當以韓歐爲法兗公之表瀧岡也以皇考稱崇公而於祖考則稱

皇祖考於曾祖則稱皇曾祖考皆克公之自爲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又皆不書名諱今人於行述內既直書考之名諱而於考之曾祖祖考名諱則又從考之所稱而直書之不亦悖於禮乎震川歸氏撰先妣行畧於妣之祖稱外曾祖於妣之父稱外王父此於妣之祖父且然蓋韓歐遺法也余惶悚再拜而言曰爲人子孫而於文字中直書先人名諱且從所狀者之稱疑於爲父而直稱其曾祖祖考之名宜仁人孝子所不敢出也惟是人之稱謂有行於古不能通於今者如克公瀧岡阡表稱其考爲皇考稱其祖爲皇祖考稱其曾祖爲皇曾祖

考皇考之稱此固本於離騷設今人襲其稱僻不目爲妄且僭者且竟公之文乃自表祟公之阡故不著名諱若爲行述乞銘於人而不著名諱人何從知其祖父之名諱而書之乎至謂曾祖祖考之稱宜從所狀者之所稱則歸氏先妣行畧稱妣之父爲外王父妣之祖爲外曾祖而其後乃曰先妣卒母何氏亦卒則又稱妣之母爲母而不稱外王母且文內曰先妣諱桂外王父外王曾祖諱某某未嘗不書名諱可見文家變文起例且臨文不諱於義法中未嘗不隨時變通也韓歐集中無爲其祖父作行述之文而余之所用乃本諸唐人穆員自

居易其例黄梨洲金石要例引之而果堂沈氏文字共
譏吳江陳青來嘗論其非以駁錢東齋而余不敢盡謂
然也爰書之以質當世立言之君子

辨誣

先中丞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湖廣爲屬吏衡州府同知沈鈇誣劾獲譴當世士大夫無不知公之寃而鈇以糾叅大府負剛直名衡州府志載入名宦具其事省志採府志亦列入焉是不可以不辨公舉禮部試張江陵相國實爲座主公以才受知江陵奪情時方以給事中居母憂服闋補刑科改吏科江陵勢方盛然終江陵之世未嘗有殊擢江陵敗忌者論公與江陵密公陳辨忌者沮累遷京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南贛以平蠻平妖功神廟璽書褒奬并書擒獲有功四字以賜

公嘗命工繪圖紀事今圖尚藏於家其事蹟具長洲王百穀先生穉登所爲傳閲三年進撫湖廣屬大旱公疏請蠲賑全活數十萬人見全楚奏議救荒錄武昌郭文毅正域爲之序無何御史郭實復追論江陵事得旨解職會南贛勘功疏上將推用忌者益思有以中之而代撫楚者又素與公有郤乃嗾鈇摭公侵匿贖鍰公費事劾奏公竟得罪爲虜公之被誣盡始終以江陵故耳江陵當軸綜覈名實海內晏然縱以奪情冒不韙而功在社稷無論公無所阿比卽如言官所論列後世當有諒公者有明中葉朋黨之勢成廟堂水火互相齮齕而國

是亦以日非是可痛也且鈌所列公罪狀尤有不可不
辨者方公移鎮全楚楚中例撫臣歲以罰鍰五千兩餉
邊公至則前此一年者未解也衙門公費歲以一千兩
爲額公至則後此一年者已預支也歲荒民困公方力
爲補苴而鈌纖悉檢括誣公侵匿銀一萬五千兩鈌之
言曰貪婪撫臣被劾回籍垂涎十五府庫藏盜括萬餘
金乞追贓正法其所條舉者俱係檄取之罰鍰公費而
於貪婪之跡侵匿之實皆不能有所指名試思巡撫果
肆貪婪何難廣通賄賂而止取贏於罰鍰公費耶且公
當時已奉旨解職矣如欲侵匿何敢以被劾之官擅用

檄文耶今鈇疏見刊志中觀其所論列鍛鍊文致固不待知者而後知矣公廢後相國張文端位上疏議時政言公寬嘉與支大綸著編年史亦載鈇誣公事鈇既以劾公擢九江府知府冢宰孫恭毅丕揚惡之卒以貪穢職後坐罪論死其父自經代公者亦敗公素骯髒既遭汚蠛嘗建漢壽亭侯廟于吾邑之崇安寺爲文自陳公沒而鈇父子之禍作殆公之靈已得請於帝惟以先世累有功德於楚具著史乘而公獨不幸爲鈇所汚至今不得白此文毅序中所欲指九天以爲正而百穀所歎息痛恨於譖人者也嘉慶六年瀛司臬湖南爰取文毅

全楚奏議序及百穀所爲傳鋟諸板以俟後之續楚志
者試與鈇疏參觀之其是非自見文穀爲前明名臣所
稱當不妄百穀先生名列明史文苑傳八世孫瀛謹述
。按先端敏及先中丞先後撫楚湖廣通志及湖南通
志官職內載先端敏而遺先中丞又先虹洲公諱梁
嘗按察湖廣先端敏由分守大梁遷山東右布政使
未嘗一任楚臬也通志並載入湖廣按察使而端敏
列虹洲公後年代倒置蓋志之不足憑如此并識
廉訪秦小峴先生爲前明中丞公作辨誣論以正楚
志之誤廉訪之於中丞公裔孫也其知公自深於楚

人又附王百穀先生所為公本傳與郭文毅全楚奏議序於後以明其言之不私而公之誣乃白於二百載以後公神宗朝侍從臣歟歷封疆釐奸剔弊政績卓著其撫楚救荒奏議文毅實親見而序之所立如此竟以贓被劾是履伯夷晏嬰之潔而疑其有竊疾也顧公有德於楚甚大不桐鄉於楚反牽其讐而排崇之而入其疏於志幾於助之蛾矣由此觀之謗詠之蔽明而紀載之失實可勝嘆哉按本傳載沈鈇劾公事起於取贖鍰為公費一節蓋前明時士大夫雅重通財位望通顯分甘貸潤遠近屬目而中葉以後

疆事尤劇、公兼錢董臣不以時撫按文武開示恩信則一方之澤壅而不流豈天子付任公之意哉故以贖錢為不仰於大農而可以行其意竟兩載中邊境和輯則公調護之力居多小人巧乘其微耳夫公者之疑於私與者之疑於取銖兩之疑於鈞石羨息之疑於庸藏猶以墨點繪雜粟於粺雖至明者不能一見決之是以其言易售嗟乎新息侯之於光武其君臣相與之分豈不深哉三夫搆煽一朝爵絕薏苡珠犀果有絲毫之似否耶就使取貨交趾如讒者所云初非有關國計況以國計動人主乎此公所以不免

城旦之辱也今即就疏觀之其險計某府應如干數某州縣應如干數者捕風係景不足深辨惟衡永二府差票乃就近屬似非無據意公任內所行未及裁撤者耶官所恃為信者符印耳有符印乃有差票公解職矣果何務之操乎印不能假諸人而票又非可以尺素行也其所指殊謬至稱經過岳常武昌等處假餽為名皆有徵索此道聽塗說之見即有之亦公任內之隨時檄取者耳不然三日京兆威不行一掾吏矧退休之上官而能嚮應如此哉且又安得此胥徒數十輩蹤百城而軼千里也然就不指任內劾公

者何也交際者君子之常儀和衷者大臣之盛節國雖示儉無老死不相往來之太古也刻公適所以自儆惟一切指爲解任之所盜取則斂醵之費盡出無名而囊橐之謀萬無可解杼不容以不投矣故曰以國計動人主巧之巧者也愚又竊計是時下石者不獨一鈇攷本傳云公先時黜墨吏一人曰吾所黜官而盜者也此其府怨之由乎黜一人則類是者懼不免又激而怨之是故目語肘接而成是獄知此可以斷公之誣矣鈇旣暴著直聲於楚旋獲右遷嗚呼爝火方熾公且不能回太陽之光以與之爭又何怪楚

志去取之謬乎然觀傳與序之所述則當時正人名宿敬公之德而悲其遇至今撫卷有生氣而獨未有以諗於楚人天之牖民固會有時耶故謹推原公用財之正被謗之由與鉄疏之險譭易見者附於廉訪辨誣之末使吾人知之他日將進請於廉訪以釐志乘而傳公是其必權輿於此抑更有爲吾楚幸者廉訪下車之初深心念祖必能倣中丞公之治楚者以生楚人江漢之詩曰召公是似讀是篇可以知其志矣嘉慶六年蒲月下浣原任甘肅寧朔令湘陰周錫溥謹跋

起楠獲侍廉訪公公莅湖南五閱月仁心及物勤勤於扶傷啇窮不獨慮囚詳脊獄無寃濫而已嘗語起楠以世德之遠並拜其先中丞公畫像而示以所著辨誣論半帆周君爲文書後自是中丞公撫楚本末較然明白起楠再拜而起曰中丞之德吾楚人世被之而尙酉劾者之姓氏及疏汚之簡牘此固楚人所痛心者盍削之謀於同人僉曰然竟削之存公是也

附識數語於此石漢後學孫起楠

仲尼七十子考

宋思陵摹仲尼七十子像勒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今此本在杭州府學宮內蓋明宣德二年重刻石縣學而巡按御史吳訥特磨去檜記惡之也歸太僕集有跋後稱仲尼門人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云云余考此本似本之文翁圖今學宮退林放蘧瑗祀於其鄉而并黜公伯寮明程敏政之議也家

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均無林放姓名蘧瑗爲孔子嚴友且其年歲長於孔子自不應在弟子之列公伯寮既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圖不當以愬子路一事黜之而中根申黨一本作棠申續唐宋諸儒俱以爲一人當自有說思陵聽檜和議狃於偏安方自謂睦鄰息兵講求文治其君臣皆不足道今特考其同異而識之

昌黎考

朱子考異云李白作韓文公父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嘗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書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書云鄧州南陽人葢因李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公爲河內脩武之南陽非鄧州朱子之辨南陽者詳矣而公之自稱昌黎則未之考也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或以今直隸之昌黎縣當之顧氏亭林京東考古錄云唐書韓氏世系表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

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自稱本郡望元豐封號亦是取其本望如韓擇木封昌黎伯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其爲昌黎棘城人非今之昌黎也亭林考證極覈或以爲著籍不當繫以郡望余謂古人以郡望著者如京兆扶風隴西河東河南之類甚多顧氏之說非無據也惟韓麒麟顯宗史明言其昌黎人然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弓高侯穨當裔孫尋世居潁川生司徒稜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武安成侯耆徙居九

門生茂封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封安定康公生晙晙生仁泰卽公之曾祖其別支避王莽亂居𣻎陽者後有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郞子恬恬子偃偃子潁潁子播徙昌黎棘城則公之望爲潁川爲安定爲九門而非昌黎唐李白武昌宰韓公去思碑曰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五代祖鈞曾祖晙祖泰皇甫湜撰公墓志銘言公爲安定桓王六代孫公撰虢州司戶韓府君墓志銘亦曰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卽公之祖再考魏書列傳第三十韓秀昌黎人也第四十八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皆非公支系所自出惟

列傳第三十九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進爵九門公安定公卒贈安定王謚桓子備襲爵安定公備弟均早卒均弟天生襲爵此眞公之郡望與公所自言幷李自李翺皇甫湜等文無不脗合即宰相表之所本其昌黎之韓有韓秀祖宰父㫊子務有韓麒麟出漢大司馬增後父瑚子興宗顯宗弟素懷興宗子子熙仲穆顯宗子伯華武華諸人與潁川安定九門之派毫無系涉即使公稱郡望似不當舍安定而舉昌黎公摂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曰韓姬姓以國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夏陽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

虞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是公於同姓別支猶詳舉而分別之如此豈自昧其所本乎此亭林之說可疑者一也一統志載昌黎爲漢之絫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省入臨渝考班志遼西郡領縣十四其交黎臨渝二縣並渝水所受應劭注交黎曰今昌黎然則東漢本有昌黎縣卽西京之交黎而非臨渝絫二邑省幷也續漢書郡國志屬幽州晉書地理志上爲平州有昌黎郡昌黎縣言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蓋已兼遼東西之地矣魏書地形志營州昌黎郡特言晉分遼東置未清晰其領縣三龍

城廣輿定荒眞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然則棘城舊屬昌黎郡故魏史傳唐書表皆曰昌黎棘城自宋書州郡志以下無考唐志平州盧龍縣有温溝白望等十二戍昌黎其一也金大定二十九年始改廣寧縣名昌黎實因乎古是昌黎之縣本著於漢晉東魏而湮晦於北齊後周隋唐五代遼宋之間

國朝則承金元舊名其地似即今之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此亭林之說可疑者又一也舊書稱公昌黎某本李翺行狀翺文稱昌黎某人當實有所指如徐公行狀稱東海剡人之類惜沒其文舊書因之闕載公自稱昌黎

元豐時封公昌黎伯先儒以爲郡望而亭林證之余終不得其解至河南通志載公墓在今孟縣尹村發源於濟源王屋東南行一百六十里至墓始盡按公墓歷來沿新書之誤以爲鄧州南陽人墓應在鄧州明萬歷間得公子昶墓志石於尹路尹村韓氏祖塋之上始以爲公墓確據昶文庸劣殊不類唐人文字武進臧庸撰中州人物考若論辨之余題其說然公爲河南脩武之南陽人則墓應在孟縣固無疑也

按新唐書載安定桓王子備均均封安定康公生暖與魏書稱桓王子備襲爵安定公弟均早卒均弟天

生襲不合又李白武昌軍去思碑云五代祖鈞曾祖
晙均作鈞而不言襲爵與否古人紀載往往互異附
記

先淮海公墓考

先淮海公墓舊縣志皆云在璨山葢本元王仁輔志而舊年譜因之今墓在惠山非璨山宋開禧年間永嘉失名重修祠堂記云政和中遷葬常州無錫縣惠山之原子孫因家焉永康應純之建亭立石俾秦氏知學者主其祀是其始但云公葬惠山之原不云璨山也元初復沒于豪右教授虞薦發復之自後費有興廢明季及

本朝初年儼海珂蒻水鏞兩先生相繼規復而亭與碑石廢不復存天乳泉芳先生嘗取道青山登山西南行半里至墓所左顧璨山已在章山之外因辨縣志及舊

年譜之誤而斷爲惠山且曰柳道傳之賦璨山別業也
曰秦墓在西王文肅之志遯軒府君墓也云府君墓在
璨山去少游冢一里許以今考之公墓去璨山而西一
里而近章璨皆惠山之支峰而墓實在惠山嘉慶八年
五月瀛踰岡陟巘再拜墓下始知天乳先生考證之確
先是從父蓉莊震鈞先生出貲修公墓瀛擬重建亭刻
建炎四年告因又考明萬歷三十九年太階鏊先生嘗
建亭室於墓前墓故有石坊石城青烏家言于法非宜
去之是碑亭之所以累舉卒墜者毋亦非形家所宜與
山形陡峻可墓不可祠祠之所在記中未及載天乳先

生謂宜在惠璨兩山之間亦屬臆揣蔫一年代久遠墓

更湮沒瀛滋恩焉爰于惠山去墓僅半里許之祖師殿

選屋三楹謁貲甃葺刻淮海少章少儀三公像暨建炎

四年告勅石而陷諸壁爲淮海公祠葢自公葬無錫迄

今七百年所人但知城中師古河有公祠而惠山舊祠

則無有知者今卽旁近之地建祠守墓其曷可緩至吾

家宗譜載瑞五府君自常州遷無錫當在宋理宗之季

而舊記則云政和中遷葬後子孫卽家焉應公令秦氏

知學者主公祀亦係寧宗年間俱在瑞五府君遷錫以

前與譜不合所謂家於是及知學者何代何人文獻闕

略都不可考瀛故並識之以俟後之人

檄九府四直隸州文

國家張官置吏設爲親民之官民所疾苦無不當問哺之卹之始稱厥職其有貪墜暴攫滑漁以害而民者是賊民也夫戾氣積而陰陽乖協氣蒸而風雨若其或雨暘愆期水旱不時非民之辜惟有司之咎使者陳臬湖南深懼訟理失平民有冤抑上下壅塞匿不以聞因考宋儒真西山之帥潭也嘗著湘亭諭屬檄曰四要曰十戒言至淺近而槩括吏治之得失用錄一通檄示各州郡轉行所屬咸令書諸座右勉爲善而戒不善下民庶有瘳乎使者勤求民隱嘉與二千石時相勸誡考察賢

否毋忽

○除莊長

永嘉縣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長督逋稅浸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富民爲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誅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賕賂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資爲利藪除之于彼不便輒多方慫恿不克除民又訴之郡守監司以至大府大府下于監司郡守監司郡守又下于有司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寅余分巡溫處稔其弊亟議除郡守某曰公欲除之如病官何余曰君以莊長

爲便于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養民也民病卽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民利而官不利者也遂定議請于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旣免民皆曰我公實免吾役吾民愼毋逋官賦貽我公憂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書高明玿殉節事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

王師殉江南無錫諸生顧杲糾众士援江陰其友高明玿偕往明玿亦諸生皆死之明玿子觲士馳救父亦被殺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詔錄勝國殉節諸臣凡見直省通志及明史緝覽者皆得錄杲與焉而明玿事不著遂不獲與杲並邀甄錄之典逮嘉慶四年己未余議修惠山報忠祠補祀李孟箴以下十二人明玿亦闕屬余謝病家居擬重輯邑乘得趙夔颺聞見錄載明玿同杲殉節本末而不及

縣士夔颺多識邑中故事言不妄又見鄒陞明玿傳則書其父子事甚具已檢康熙年閒無錫縣志載明玿妻李氏守節事而附見明玿父子事於李氏傳中蓋是時於乙酉殉節諸人尚多忌諱故杲與明玿皆未顯爲立傳而乾隆十六年續修縣志旣入杲於忠節而不載明玿且刪李氏守節事以是明玿父子姓氏且湮沒而無聞明玿字聖培精天文好談經濟縣士亦時年僅十六比於夏允彝完淳父子捐軀赴義其事相類而或著或不著士之忼慨負奇抗志矢節如明玿者其可使之終泯與余書此將補入縣志並請學使者檄祀明玿於報

忠祠庶後之人有孜云

○書李鶴皋獄

乾隆五十九年春余官溫處道瑞安令某以縣民池聖功等聚衆爲邪教告溫守某將窮治之余詗知其僞會池聖功等具牒自陳訴召而問之曰某等皆鄉人地多停棺每年以春秋醵金爲會掩埋之并于村中寺廟誦經七日以度遊魂非邪教也乾隆初年村民嘗以是請于兵備使者徐公綿尤行下于縣歷數十年徐公所行牌照具在余曰然則何謂邪教也令侍余旁爲色變輙謝罪余曰掩埋善舉也誦經禮拜實違例自時厥後爾等但掩埋毋更誦經言已池聖功等皆叩頭泣復呼而

告之曰余聞數年前有仙居縣人者嘗至瑞安蹤跡頗詭祕不久去其人何人池聖功等曰有之其人姓李名鶴皋道士也聞尚居仙居山中余識其言以仙居非所轄不敢輕發屬是秋以監試入闈仙居令鄒大訓適爲外簾官詢以李鶴皋鄒甫到官二月不知也余密語之鄒歸而密偵焉則果有李鶴皋者倡無爲教聚其徒數十人竊藏漸衆且連旁縣鄒先遣縣尉某爲鄉導往捕而已尾之尉至李鶴皋等持械迎拒傷尉足山下居民皆曰若輩久聚此將害吾民今令往捕吾輩盍助諸乃從山後蟻擁而上鶴皋等出不意駭愕悉被擒按察使

南康謝公治其獄余曰斂錢聚衆罪無赦然非不軌比誅其渠魁及持械拒捕者足矣毋連染由是誅數人餘遣戍城且有差

書支貞女事

支貞女者常熟農民支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夭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逞強爲雄然語及貞女無不賢貞女者衆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埈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間言逾四年姑沒又三年應埈死衆議爲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殤以毋無毋何予乃賄女媒而勸之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汚汝貞女皆不荅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

貞女日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
貞女狀聞於學使學使下學校官廉之果實書額以奬
貞女文耀旣莫可誰何材任暨一指語文耀曰黨黨者
擊也羊尖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衆擊貞女貞女泣
赴淵將投淵遇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畏朱氏
暴不敢過羊尖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
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死白之乎乃偕入金匱縣城而
訟諸令方貞女之拒文耀不嫁也文耀有姊嘗假貞女
穀而貞女毋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
姊謂貞女我負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

令而弟索諸催其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
穀賄催冀以汚貞女材任率文耀男婦碎貞女鬪刼貞
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翦刀欲自戕鄰里聞貞女呼聲
急急排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吶不能具狀
令捕文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旣吐實衆跪階下詈材任
非人類堂下環覩者數千人皆裂眥欲唾文耀面令先
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桊朱氏譜擇其族文熙子守信母
貞女先是文耀有族弟連脩者與郡倅子有連文耀嘗
因連脩謁倅以淆令比令直貞女倅遣人貽令書屬緩
其獄是時黃催諸姦人黍自常熟繫而至將與材任質

文耀自陳壽倅若干幣又嘗書貞女與人私誣罔帖子若干紙貞女眉豎目裂即解衣大呼求賜刀剖胸以自明無何文耀轉訟於學使學使怒下郡守鞫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寛典荷校通衢餘各予杖焉貞女貌端謹皎晰舉止嫻雅勤女紅歲時祭祀必潔嗚呼貞女生農家非必有保姆之教而貞義激烈本諸性生蓋孟子云人性皆善於女子益信獨材任諸人百端辱貞女不死不止豈荀卿所謂性惡者耶然人莫不賢貞女而惡辱貞女者此天理之不容終泯即人道之所以常存於世而即聖王之所繇以爲教者也

書王氏妹事

王氏妹余第二女弟也適江都王桂林桂林世業儒而貧父家珍善計然術漸饒裕家珍兄弟三人兄亡事嫂如母畜弟廷珍如子先王父以事游江都交家珍遂以妹字桂林無何家珍歿廷珍私其財比桂林長而娶析産居廷珍厚予其子貲而桂林貧妹旣適桂林任子輒不育爲桂林置妾二曰周曰呂桂林竟無子家益困依余於京師妹楮柱家事僔㸑恒不給極人世艱憊之苦而妹與二妾靡怨言敝衣糲食妹一與二妾均桂林在外偶製一衣寄妹妹以讓妾妾讓妹三人者忍寒卒不

服既而桂林隨余出京同至溫州官廨桂林遽病歿於溫訃至妹與二妾皆不欲生余屬余弟漪御桂林匶還江都爲立後多方慰譬妹泣而言曰未亡人有女而無子今有子義當撫且夫棺未葬不宜死二妾亦指天誓曰願從君姑言閱數月妹省余於杭州適余婦朱恭人歿余留妹妹輒欲歸曰壻在殯且有二妾在妹留此時心動是以亟思歸余聞而憮然送之還予以金買地葬桂林且時其困乏而資之爲夫妹生吾家幼稟吾父母之訓明大義安貧守道固宜若二妾長於閭巷之賤亦能不背其夫敬事其主母身歷艱屯歷久不渝其志是

尤難也抑妹之陰教有以默喻而潛勸之者耶否耶余故書其事俾妹與二妾之志行或均不沒於世云

安先生家傳

先生姓安氏名經傳字繼聊無錫人明萬歷中有南京吏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諱希范者世稱我素先生以建言名著東林事具明史光祿公子廣居崇禎癸酉舉人癸未乙榜應得縣令自免歸甲申之變痛憤卒孫璿諸生尚志節以詩畫名於時傳載邑志文苑及三傳而至先生先生少好學居邑東膠山之菴畫樓晝夜勤讀年十六通春秋三傳尤長於左氏旣爲諸生爲巡撫祁陽陳文肅公所知檄送紫陽書院肄業課輒冠其儕所爲制義劌心鉥目幽異奧邃孤詣所至戛戛獨造如詩

中之有孟郊山長虞山王御史峻亟賞之居平至孝母

吳孺人貞苦節先生請於有司得

詔旨旌門如故事吳孺人病先生日侍湯藥遽罷省試

孺人既不起先生哀毀骨立得羸疾免喪甫一年餘遂

歿年三十有二悲夫予族伯翁舫先生名鈞儀工於文

善持論於帖括少所許可每與予掀髯論文獨亟稱先

生翁舫先生故先生中表兄而又嘗授時文之學於先

生者也先生既早世著述皆未就所遺制義其子孝廉

吉刊行之翁舫先生爲之序翁舫之文多艱響先生之

文多苦音是以皆屯於遇嗚呼自帖括之學與其幸者

一蹴即獲而憔悴專壹之士往往槁項黃馘而不得一遇如先生者操觚力學至於耗精敝神卒以夭死其尤不幸也翁舫先生歿文多散佚無人爲收拾而先生獨有子守其遺文先生可不死矣

論曰予嘗讀光祿天全堂集知光祿當勝國神廟時閣訟方興變亂白黑光祿一再抗疏卒以廢斥爲之三歎集爲先生所校定先生有志正學將由東林以上溯濂洛之傳而天厄其年可惜也聞先生病旣革語其弟曰亾後但日誦經書古文於帷前毋作佛事即是可見先生之篤於學焉

魯孝子傳

昌化魯元曜嘗刲股療母疾人稱魯孝子云時元曜年十九元曜母王氏久疾不救聞刲股可愈而進焉病旣愈其父偵知之元曜終隱不言故其事不聞於母氏久而鄉人始傳其事創處猶隆然突起也後元曜之年益長事親之道益愼而微伺父病數年元曜早夜伺察識病之由故業醫愼其爲方疾亦旦已蓋元曜性質魯而事親能竭其情撫幼弟如其父母之愛及父母没居喪三年不處內殯葬悉倣古禮其他不具書

論曰昌化杭之屬邑也往予監司浙西權昌化縣事江

陰徐瑶爲予言曾孝子事孝子之子與人邦鍔來京師
述其父行如徐言爲之傳俾志乘有徵焉

葉槐傳

葉槐字蔭階浙江錢唐人也父文麟官陝西漢陰通判權孝義川同知事屬秦中教匪蹂躪連數縣槐聞警偕親郎具牒投謁軍門自效嘉慶二年正月十六日奉檄率鄉勇五百人剿賊于光頭山四月賊由河南盧氏縣竄商州破武關等處與孝義接壤因隨通守糾集義旅日夜乘障巡徼揹拄數月賊不敢入十二月通守回漢陰郡太守檄槐赴雞頭關防守時賊高均得由漢中東竄將至鎮安五郎過孝義大府以通守才復委以咸寧孝義增兼之任三年正月十四日槐抵潼關謁鳳邠道

兵備王公相見甚歡遂倚槐如左右手凡團練事宜其首領有異才奇能者槐必物色之以是鄉勇依附者甚衆未幾槐有友張某者亦奉檄赴洋縣召募至關引槐爲助而舊營鄉勇盡欲隨槐行槐遴百餘人自衛餘守關如故部署甫定適西鄉縣告急請援槐亟渡漢江比到縣賊已北竄遂往援城固洋縣賊聞援至悉遁入山中槐乘勢追勦遂與張某違道進關合舊日鄉勇從留壩平定關各路迎擊賊望風四竄乃派鄉勇分守通棧要路而自逐賊入虢川復至盩厔虢縣遇賊截殺殺傷幾三百人所獲騾馬以百計器械無算十一月二十八日

聞通守復至孝義而賊方東犯王大峪口漸南向孝義在重山中無城郭槐慮賊至不能當乃自陳請援孝義大府以興安軍距孝義近自能赴援止之槐終不自安明日拔營東追三月朔果遇賊于大峪口而興安軍亦至言我軍出口時遇賊得捷賊未必再入孝義是時張某已去領其事者惟槐一人又訶知西路有賊千餘人懼其越鐵天嶺犯孝義即分兵二千擊之生擒數百人釋其脅從以百四十人獻軍門槐終慮孝義被困至是復言于大府曰如不發兵某即以單騎入山詞氣激昂聞者色變大府乃下令以鄉勇一千六百人隨槐進發

初七日抵孝義據險結營令四山多放銃火以張聲勢賊之小隊皆退惟西南賊方張而鄉勇訓練久人人思鬥遂破賊前隊殺其有頂戴者三人步賊數人賊稍却明日賊統大隊來攻槐率鄉勇拒之鎗礮並發殺賊百餘人而賊來益衆復併力衝殺賊仍無退意槐乃收兵固守無何賊去大府奏其事得

旨嘉獎通守旋調署富平縣事挈槐至富平會戶部開納粟授官之例槐入貲爲縣丞嘗入都就選人而槐以不欲遠離通守未行十月尚書那公巡撫台公並新莅西安招集投效人員爲州道以槐名應遂留大營司偵

候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城固等縣邏稱賊思渡漢江請大府亟遣人赴洋縣防堵令未下醴泉知縣陸維基請行且言非槐莫能辦賊願偕往大府尤其請越日帶丁役百人以行月中登爭拔崖維基先陟崖巔遇賊至賊圍之數重維基罵賊死槐數突圍不得進左旋至山梁力盡竭賊持矛攢刺腰中大創死僕四人皆從死時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賊退大府命舁其屍入大營哭而祭之殯殮加禮事聞得

旨賜卹予祭葬入祀昭忠祠蔭一子襲雲騎尉世職槐旣死其婦弟湯禮辦得槐行實予槐之兄心畊盡槐嘗

寄家書十通於其兄書約萬言軍中本末具備禮祥不忍其死爲之狀乞予文傳之禮祥又言槐之任事也卹士卒多以恩義結人人樂爲用有其鄉人以事遣戍者二人遇赦不得釋槐請于大府竟得釋蓋其用心如此禮祥篤實君子也其言可信爲之傳庶上之史館有徵焉僕四人者某某例得並書

論曰自古士大夫身處軍旅義切同仇不幸矢亡援絕躬蹈白刃者往往而有若槐者以一國子生出入行間適當功名之會乘時自效嬰危履險折身靡悔或者以爲過戇此固未爲知槐者也槐之入秦省覲欲衞其父

也欲斃其父而卒舍父而去非孝也爲人臣子而討敝于去就利害之私且已爲大府所知責以兵事而畏葸觀望非忠也槐藎蕃之難矣孔子有言勇士不忘喪其元其槐之謂歟

○三友傳

三友者程文學湘左蔣秀才會繹侯道士青溪余因會繹以識湘左青溪三人皆兒事予文酒之會過從甚數無何而會繹得羸疾乾隆戊子余歸自山左會繹已歿余與湘左青溪哭之甲午余別青溪游京師而湘左先在余舉京兆試湘左不得志從學使者莊公存與至中州越丙申夏湘左歸遘疾死余亦自外歸又與青溪哭之是年秋余再至京師而青溪旋病已亥吾友孫道峯以書來而青溪亦死矣三人者其年皆少於余而予三哭之悲夫余故合爲之傳以誌其槩

程楚芳字湘左歙縣人祖父治鹽筴於山陽以貲雄然好讀書迨楚芳而貧楚芳少孤從吾邑諸先生洛游洛愛其才以女字焉遂爲諸贅壻工書翰有陳琳阮瑀之風徐山人流方善言詩楚芳從而學詩尤長七言古其高者出入蘇陸性嗜飲予每招之集吾家之也軒遇佳日則攜酒榼出游九峯二泉間浮屠老子之宮無不至既而遊京師其從兄晉芳官吏部好奬後進四方聲氣之士多集其門楚芳故落落不借是以博聲譽適余自津門入都下相見懽甚日邀予至憫忠寺尋蘇史之遺跡登黑窰廠眺西山所至輒飲酒酒酣岸幘嘯吟以爲

樂楚芳之詩與子殊趣而其人坦夷無城府交友以誠輪囷露肝膽其歿也人咸惜之著有湘左詩草二卷卒時年三十二無子

蔣同元字會繹金壇人祖衡工書康熙間賜國子監學正父龎官知州罷官後家無錫遂爲無錫人同元少穎異爲文輒驚其儕輩子見其應童子試文異之遂定交焉乙酉以諸生應金陵試佹得復失同元與程楚芳俱從徐山人流方學詩頗識門徑才思浩瀚不可遏抑惜年不永不能底於成綴錦軒者同元所居書屋也雜植叢篠同元讀書其中聲琅然從竹間出居

常足不踰戶限偶出不辨門巷見生客則面發赬余每謂曰蔣五直車中婦耳同元行五故云同元貌白晳語言吶然如不出諸口顧與予譚及古人忠孝大節則投袂而起霹靂奮舌滚滚不少倦著有綴錦軒詩一卷卒年二十二無子

侯佺字青溪余同邑人明給事中先春後少喪父爲道士於報恩道院既長喜爲詩亦從徐山人游酷倣鄉先輩嚴中允繩孫予告以詩學源流乃取漢魏六朝及三唐人詩熟復之詩益進五言澄淡尤有左司風格佺雖遯跡方外以山水詩文朋友爲性命所居齋雲齋庋書

數百卷丹黃甲乙籤帙極滿興至則駕小舠放浪於具區之濱一日偕余登管社山瞰獨山門徃浩然放歌有出世之想余嘗讀左司集中送全眞元常及懷全椒道士詩意兩道士者必能爲詩而惜其不傳若徃者倘與左司同時其見稱許何如也徃淸癯目炯炯有光爲人勇於爲善邑城南隅明中季遇倭亂邑人戰死處遺骼暴露徃買郭外隙地瘞焉他事多類此不具書著有青溪詩草二卷歿時年三十二

○湘陰周氏家傳

往在浙江湘陰周君錫渭以屬僚來謁則余同年生也無何別去而余司臬湖南又識君之兄進士君錫溥亦余同年益君兄弟皆以乾隆甲午舉於鄉云進士君旣交於余因出其王父玉川府君父鶴汀府君行述示余兩府君爲善於鄉並有隱德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也人性皆善而或入於不善惟有善人而其鄉之人薰其德而皆化於善且爲善無不報周氏之所積者厚矣兩府君以進士君令寧朔封贈如制余故删次其語爲家傳其生卒月日子女嫁娶詳於行述者不具

玉川府君諱三璉字商彝玉川其號系出宋濂溪先生父諱政鼎遭明季亂不仕母袁生公爲季子甫八歲母卒哀毀如成人未冠父病劇思食生棃所居村舍故無棃府君日馳百餘里市棃歸抵夕過低夯嶺寒霧如織拔虎籬間巨棘挺而行忽一物如水牛當道卧揮棘擊之黑氣坌裂聲震如山崩遂不見父沒合窆官山祖塋之左形家言不吉旣啟視將謀遷葬久不決府君橐糧繫屩從地師來往湖湘間閱數年改卜費不貲不以累兄居平常爲兄代匱而撫其子衣服飲食一與己子均外舅朱翁將死遺孤孫二以屬府君時朱家頗豐貲人

爭捕視府君盡棄家事往治之一日用稻租易金被竊聞於官忽有爲輩語中府君者既就辨官故吾鄉徐公梁棟數目視府君曰吾具知若冤將爲若捕賊若賢者不受誣然非時日可竟奈何府君請搜捕造謗人賊可得未幾果售伏公寓朱十五年喪葬婚嫁悉倚府君視兩孤有立而後歸其他行誼如贖人之子還人之婦若不可更僕數晚年教子姓益嚴爲人說善惡感應使自激勸仁於物雞豚未嘗妄殺鄉鄰化之皆曰善人善人云府君工舉子業晚好詩尤有膽識嘗行山中夜有物如匹帛當其前從者反走府君叱之即滅過蔬圃見落

葉覆地俛而剔之一巨虵緣手起府君舉袖虵遶三匝徐解去配李孺人早卒繼配朱孺人府君善行孺人與有助府君年八十二卒

鶴汀府君諱垂世字卜年號鶴汀玉川府君子也母朱連舉四子不育禱于祖墓夢有冠冕導從者曰余爲若祖以阿五善行聞於帝明年六月當有徵及期生府君玉川府君行五故云府君弱不好弄及授書明悟出儕偶以文受知學使者高郵夏公之蓉補郡弟子員巡撫開公泰試嶽麓書院肄業士林第一性至孝遇父母疾在外輒心動歸鄉有旅死者家人跡其處將致訟牒具

府君召而詰之曰屍有傷乎曰無彼處有怨家乎抑有小勃谿事聞於耳乎曰無然則以何辭曰訟地主耳府君曰即如是當坐誣且重累死者訟遂止一日聞某處將坑人府君亟趨視則穿窬賊也止之曰竊盜律無死法謀故殺人立寘重典若皆有身家奈何爾衆悚息命縛送有司而罷凡以理開解人皆此類邑中修文廟改建迎秀門立考棚建文星塔諸舉率推府君董其役家故儒素而勤於指困之惠一如玉川府君歲饑進士君兄弟方在湖北學使幕寓脩脯於府君府君盡出之以濟貧乏且煮粥食餓者典衣鬻產不惜爲虐人性之滴

也耰鋤而有德色閭鄰之閒貧富相耀而不相通往往然也況乎以寒畯而躬任鄉之事哉如府君者不可及矣府君爲文好深湛之思與時异趣故累試不售而教其子皆成名卒時年六十五元配蔣孺人亦有賢德先府君卒

。會稽何氏家傳

會稽何君改夫嘗由江西浮梁縣知縣遷瑞州府同知既歸數年屬余陳臬事于浙改夫佐余幕其於法家言能深知其義而貫通之所謂于文無害者也然宅心仁恕余資之屢有平反且身雖退而志在民每以古聖賢之道匡余余樂聞其言而愧余之不能盡行既又述其兩世府君之賢因以知君之爲人蓋得之祖父之教云

仁讓府君名志亮字允成以字行更字仁讓改夫祖也世居會稽之馬山其先皆有隱德府君至孝親疾侍湯藥累日夜不解帶居喪盡哀既葬閱數日必展視遇諱

辰哀慕如新喪同産四人尢友愛先世遺田讓其腴而
自取磽瘠仲兄早世事嫂如母撫兄子如己子産既薄
常授生徒自給而性好施與恆損己惠人赴義若飢渴
貧窶不能葬娶者典衣稱貸助之晚歲以子鼎文善生
計家稍豐益務收恤而不以善自名少讀書能文章嘗
肄業隆慶精舍有友言精舍故有怪會中夜地微震堂
室動搖疑爲怪也持杖出僧疑爲盜亦持杖出遇於場
昏夜不能辨互相格鬬人聞鬭聲持火至始解府君由
是得心疾後漸愈而應試輒見絀府君故落落寡交游
獨與致仕副將軍姚龍及布衣潘子蓮善三人者常過

從所言皆古今人盛德事暇日輒釣于溪上得魚蓄之尋復還諸溪平居不治生產米鹽淩雜皆資於室人鄭有賢德府君卒時年六十有七

鼎文府君名鉽仁讓府君子也少習帖括既困童子試以家貧請于父儲糧釀酒易紙于山鄉以賈嘉禾與人交必以誠信利輒倍府君性亢直獨于事父母愉恬委婉惟恐稍失歡親疾侍湯藥惟謹一如仁讓府君之事其親自以終鮮兄弟于宗族長幼畀尊敬愛加篤仁讓府君好施與府君亦好施與親沒凡殖貨贏積盡以班族鄉故舊嘗置地上寵山以汝族葬諸無後者歲時祀

之其有役而願葬者聽民張某者因貧鬻其婦貲立罄將投井府君猝見之詢得實知于是日遣婦去府君曰可追也時薄暮率某馳往娶婦家夜將半急叩門未婚也府君諭以義出槖中金償之并傾所餘金贈某攜婦歸有秦氏婦者夫死棄數歲兒以嫁兒餓僵臥厠側府君曰彼數世止此兒收養之成立爲授室予貲遣之歸府君所爲善事多此類府君尤精於醫輒以藥餌濟人全活無算少時貌癯瘠年四十體漸肥乳垂如囊胸有赤痣漸大如豆膚白而硃砂斑纍纍俱突出豐頤方頷逾五十鬚始出長四五寸頰有髯時府君室張生子女

俱殤有車玉英者語其子曰何五丈必有子生平多善行豈無報昔爲宦者相今有鬚爲子孫衆多相府君行五年六十副室某氏果生改夫又十七年卒改夫名浩兩世府君以改夫官浮梁時皆贈如其官祖妣妣生妣皆贈孺人

論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蓋孝者無不友由孝而推之同氣之親又推之宗族鄉黨周禮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者也安陵富人袁盎所嗤守錢之奴焉援恥之仁讓府君父子雖無位所施者不博其亦異于世之規規譾譾者矣改夫官江西位不進豈發之遲者報愈遠耶

金烈婦傳

烈婦姓周氏浙江桐鄉人父以堅年十九適同邑金鏋先是鏋世父可圻無子鏋後之婦歸鏋時可圻年八十矣鏋未生父祀母戴金故名族消祖而家業中微遂於蕭府弟鑰幼鏋在鄉塾爲童子師以脩脯供菽水婦出其鍼黹之餘佐夫事兩舅一姑可圻歿喪葬如禮無何鏋病瘵婦奉湯藥惟謹既劇泣禱宗祠願以身代額破流血不止而鏋竟不可療死之日婦先乘間服滷死嘉慶二年閏六月十一日事也年二十有四無子方鏋病劇時婦告其姑曰夫爲人後今若此願小叔早婚生子

俾後夫又私語小姑脫不幸惟有一死葢婦所慮者遠而其志早決如此越歲七月昶自粵西歸鳩族僉議俟鈴娶婦生子爲鍱後先具牒有司請旌于朝如制

論曰朝廷著令烈與節並旌然所謂烈者或不幸當兵火亂離猝遇劫掠抑以單門庶姓突遭強暴往往投繯嬰刃慷慨明志若僅喪所天非有迫之使必死如婦者則從容事舅姑俟鈴生子而撫之未必非聖賢之中道顧婦不出此而遽以身殉葢士大夫砥礪名節當變故不自引決謂將有所圖於繼而卒敗其名者有之則如

婦者曷可少哉

蔡節婦家傳

節婦姓華氏父沅瑛同邑蔡益培妻也益培習舉子業奮於學得瘵疾病將革語節婦曰余已矣爾舅姑在且如弱息何言已悲泣節婦亦泣而益培竟歿節婦號慟幾絕欲得死所以殉益培其舅姑强慰勸之而日加防焉節婦得不死時年二十有六子鈖六歲次鏞甫四月節婦鞠之迄于成人鈖謹愿敦行誼克用其母教鏞補博士弟子人皆曰益培有子云乾隆四十八年有司以節婦事上聞得

旨旌其門如例又越十二年爲嘉慶二年節婦已歿鈖來杭州乞余爲文以傳節婦余與鈖故申表行少識鈖之父而於節婦生平事跡又知之稔余嘗謂婦人女子之德筐筥錡釜珩璜琚瑀道之常也若履變而不失其正將荼拮据與憂患相終始則若節者稱焉且夫閭巷閨闥非必有學行之傳與文字之教也而分義昭明旣喪所天能左右教子而家道成如節婦亦不可及矣抑聞節婦姑杜氏嘗病噎醫者謂惟人乳可治時鏞生未期節婦屬鄰嫗代乳鏞而以其乳乳姑姑病遂瘳蓋節婦之孝又如此余特表而出之以爲節婦家傳

泰興馬烈女傳

烈女姓馬氏泰興夏家汊人父國侯世業農烈女生而穎異幼從諸兄就邨塾學授毛鄭詩過目輒了了性貞靜見塾中徒侶雜遝尋罷去父許字鄰邨葉氏子無何葉氏子殤烈女聞訃哀毀欲奔其喪時烈女年十三矣父母力止之乃已閱三年父母陰有改字意烈女知之曰兒身已許人昊天不弔三年來不卽死請得一謁其墓許之至則縞服哭拜袖翦刀自截其髮不肯歸父母泣勸乃歸歸則獨居一室日勤女紅閒爲諸兄市縑帛翦裁作衣履或買絲刺繡父疑其有變志會烈女之姑

適李氏者有子未婚謀於其父將委禽焉烈女知之閉
戶投繯爲家人所救不死乃陰以白綾書遺言數百字
䙝褸序志又爲父母製壽衣履藏笥中母勸之食竟絕
食凡七日而死時嘉慶六年九月五日也年二十四烏
虖烈女之死蓋當聞訃時志早決矣特以父母在非迫
之死不遽死顧不遽死而卒死死於後與死於前一也
舉人張某聞烈女事代爲請
旌如制
論曰女未嫁而夫死守節歸震川氏以爲過余嘗銘海
寧曹烈女墓辨之曹少育於查已有婦之道今烈女非

曾比宜可以無死夫世有可以無死而死者亦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可以無死而死足愧夫世之當死而不死者矣易代之際布衣韋帶以迄蕘夫販竪且有伉慨死義者而士大夫旣委質於人轉蒙面苟活何哉

○僧野蠶碎琴傳

野蠶俗姓宋氏江南潁州人乾隆己丑予嘗遊中州相國寺見壁間咏鶴詩詢之爲寺僧野蠶者作翼日訪之野蠶出見傲睨不具禮予與論詩乃驚曰居士知詩耶野蠶頎寢陋面黝黑耿一目衲衣垢敝蟣蝨從項間出其所與交自騷人墨士以至賈夫販豎無所擇獨不喜從貴人遊山陰何公煟爲河南布政使聞野蠶名招之不往給諫仁和湯公世昌罷官爲大梁書院山長屢訪不肯見給諫介予見之一日同登郭外古吹臺分體賦詩野蠶詩先成給諫語有彈射野蠶遽艴然怒絕交如

初盋其性僻不近人大率類是庚寅春予自大梁至濟源野鸞以詩贈行比還再過相國寺而野鸞已病不數月尋死野鸞之詩原本少陵沉雄激壯嵺峭魁梧每以此自負其歿後有刻之者予未之見盋閣之華先生嶽蓮云野鸞喜藏書工竹石又能奕棊識古硯尤工篆刻嘗自鐫一石曰隻眼或曰野鸞嘗為諸生不得意棄去為僧故其詩多激楚之音同時有碎琴者亦工詩

碎琴俗姓陳氏嶺南人獨漉先生孫也少為儒年二十餘妻子皆死又為怨家所計避難投門遂被剃為浮屠碎琴雖逃於禪不習僧事惟以詩酒自豪中年貧困賣

卜秦淮市乾隆辛卯余有事金陵見碎琴於卜肆與語悵相見晚碎琴短視善談論其詩好用故實間多率臆而出詩不如野叢然能淹貫諸史於南北朝事尤熟又習知明季軼事予嘗邀飲水亭碎琴側帽清譚娓娓不少休維時錢塘袁大尹枚去官居金陵之隨園主盟壇坫其聲氣方籠罩一世碎琴顧獨與牴牾議論不相中坐是困阨嗚呼此亦可以見碎琴矣碎琴居一小菴賣卜則鏑以出中儲古帙數千卷歿後散佚所著書甚多予嘗見其遺民錄二卷載徐昭法金孝章諸人事頗可傳

論曰予常怪齊己詩所謂拔劍遶殘尊者不類僧語繼

交野蠶碎琴知兩僧詩亦非僧詩也兩僧者不相識以
皆友於余故爲連綴之予又嘗讀歐陽氏集鍐祕演惟
儼與石曼卿交其人俱有用世才若野蠶碎琴得非其
人耶

○華烈婦傳

烈婦姓劉氏金匱華鳴皐妻父德培母秦八歲父母歿撫於世父及笄歸鳴皐鳴皐家貧而多藝能以其藝遊蜀遊京師獲稍贏有胠其篋者垂橐歸抑鬱成疾幾殆婦悉力療治而瘉鳴皐又挾其藝之淛久之無所遇又歸若督遣自縣城徙邑之新西莊依其族人廷桂以居歲祲大困疾又作婦刲股和藥以進卒不治無子鳴皐病革數目婦而不語婦指其二女泣向鳴皐曰此而男也當出萬死圖延君嗣今已矣妾相從地下耳鳴皐乃瞑廷桂醵錢斂之廷桂稔知婦激烈令女伴謹伺之婦

強解顏示以不死狀詭辭遣女伴爇楮設粥糜以祭鳴皐夜三鼓隣嫗闖婦室二女喚母聲旋聞二女哭聲旣而寂然質明廷桂得婦及二女屍於門前溪水中葢婦紿其二女睡先赴水死其三女旣醒索母不得是夜月甚皎出戶見母屍亦相隨死也烈婦旣死面如生麻葛重襲皆連綴密紉廷桂卽以婦死時衣殯烈婦鳴皐歿以乾隆乙巳七月庚午烈婦則以七月癸酉距其夫之歿四日耳年二十九越八年鳴皐之族舉人景崧具白其事有司有司上之得

旨旌門二女者長寶英八歲次寶珍甫六歲云

贊曰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臣不幸而以死殉君婦不幸而以身殉夫一也若烈婦者出自閭巷之賤而通曉大義一喪所天之死靡慝脫令烈婦爲士夫不幸生宋明之季將與江萬里賀逢聖諸公比烈而二女皆稚弱以母死相率赴義抑又奇矣